

## 多元智能的「天真」

陈美



边看边聊

当曹老师对加德纳的“多元智能”理论顶礼膜拜时,我知道我又犯傻了。这不,我要把文档中阅读分析题的题号(1)变成①,(2)变成②。我不胜其烦地复制,删除,粘贴。两个小时过去了,我只完成了一个文档。我打心底里埋怨负责老师,简直吹毛求疵,不就一个编码吗?正当我唉声叹气吐槽这无谓的劳动时,曹老师凑了过来:你不会“替换”吗?说着,三下五除二,文档中所有的(4)变成了④,我惊喜得尖叫起来,怎么会有这样的“神操作”?乖乖,我原计划一星期搞定的事,不消半天搞定了。

加德纳的“多元智能”理论是说人在学习能力上是存在差异的,而且,学校课程中,学生数学、语文、英语等方面的发展并不是人类智能的全部。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智能组合,如:建筑师及雕塑家的空间感比较强,运动员和芭蕾舞演员的肢体运作智能较强,公关的人际智能较强,作家的内省智能较强等。我知道曹老师感慨的“多元智能”,其潜台词是说我总“少根筋”,虽然我教书这门活还做得可以。

确实,有些事,至今想起来还哑然失笑。比如在师范读书时,国定假回家,车票紧张,托同学购买。当我拿到全程票时,急得差点掉眼泪:咋办,到终点站后,我还得买票返回车站?在同学的笑声里,我才豁然,原来我是可以提前下车的。

但丑媳妇总得见公婆。婚后十几年,洗衣机更新换代,双缸换滚筒,全自动。几个月后,我见那滤袋积满了尘垢,拨弄了好几下,就是取不下。怎么办,我急中生“智”,一剪刀把那袋裁开,取出一大把尘垢,很是欣慰。然后呢……然后呢……我只好再一针一线缝起来。新洗衣机,就这样被深深地打了折扣。

终于心心念念地在院子里种上了十几棵番茄,十几棵青椒。从种下的那一刻起,我的眼睛就长在了那里,心也扎在了那里。浇水,我不忍心用喷淋,而是一勺一勺地喂,那是一种亲切的对话,是心灵的絮语。过了一星期,苗开始通人心似的,长高了足足两厘米。欣喜之余,我开始担心,这样的长势,少了营养怎么办?我网购了一袋肥料,然后用勺子,喂饭似的,小心翼翼地吧肥料埋在根部。又过了一星期,当我满心期待地奔向它们时,宛若晴天霹雳,十棵中已有八九棵耷拉着脑袋,奄奄一息了……

痛心之余,我蓦地领悟了教书的道理:过饱,是一种负担,是一种伤害。教育,是一种细水长流的“滴灌”。这样想着,几棵番茄的牺牲,值了。

我的“傻冒”还在层出不穷,有不可救药之势,曹老师无奈地说:我只能欣赏你的“天真”了。

我躬身自省起来,那么,我课堂里的孩子们也是有“多元智能”的,我看见他们的“天真”了吗?

“四处野鸭和菱藕啊,秋收满畝稻谷香,人人都说天堂美,怎比我洪湖鱼米乡……”歌剧《洪湖赤卫队》中的这段歌词,让我们充分展开想象的翅膀:洪湖地区的莲藕产量,全国数一数二。

事实也是如此。《湖北日报》2021年12月17日的一则报道说:“目前,洪湖市野生莲藕面积10万亩,人工种植莲藕21万亩,莲藕面积跃居全国县市第一。”照例,洪湖地处湖北,那么,湖北的藕肴自然高举高打了。实际不是。我几次踏鄂地之软尘,居然难觅藕肴踪影。

唐鲁孙《武汉三镇的吃食》里不见莲藕;陈荒煤(湖北籍)《家乡情与家乡味》里不见莲藕;周芬娜《饮饕中国》“湖北菜”一节里不见莲藕;最匪夷所思的是:湖北“美食前十名排行榜”,藕肴也是缺席的。

至少,在莲藕产量少得可以忽略不计的上海,藕藕随处可见。相比之下,偌大湖北,为什么藕藕如此难觅?近6000万人口规模,为何鲜有人挺身“站一站”藕藕?

元代大画家倪瓒在《云林堂饮食制度集·熟灌藕》中描述道:“用绝好真粉,入蜜及麝少许,灌藕内,从大头灌入。用油纸包扎煮。藕熟,切片,热啖之。”被认为是藕藕的雏形;而清代大诗人袁枚在

《随园食单·熟藕》中更加明确:“藕须贯米加糖自煮,并汤极佳。外卖者多用灰水,味变,不可食也。余性爱食嫩藕,虽软熟而

## 糖藕 西坡

以齿决,故味在也。如老藕一煮成泥,便无味矣。”

古代文化精英的推崇之物,鄂人全然无动于衷,上海人表示严重不解。

梁实秋回忆:“我小时候,早晨跟哥哥步行到大鹁鸪市陶氏学堂上学,校门口有个小吃摊贩,切下一片片的的东西放在碟子上,洒上红糖汁,玫瑰木樨,淡紫色,样子实在令人馋涎欲滴。走近看,才知道是糯米藕。一问价钱,要四个铜板,而我们早点费每天只有两个铜板,我们当下决定,饿一天,明天就可以一尝异味。”所付代价太大,所以也不能常吃。”(《馋》)

这段话提请人们注意:一个北京小学生轻轻松松“搞掂”糖藕,让号称“莲藕之乡”的人情何以堪?

金庸《书剑恩仇录》第八回里有个情节:红花会总舵主陈家洛幼时的丫鬟晴画,喜孜孜地捧了一碗桂花白木耳百合汤和一碗四片糯米嵌糖藕,放在主人面前。陈家洛把糖藕中的糯米球一颗颗用筷子顶出来,自己吃一颗,再往晴画嘴里塞一颗。晴画笑道:“你还是这个老脾气。”

如此做派,虽然在江浙沪一带极罕见,但对于调皮的小孩子来说,应该能够获得他们“会心一笑”吧。也许,湖北是个例外。

闻一多引《红楼梦》中的句子称赞家乡湖北黄冈浠水县巴河镇出产的一种多孔优质莲藕,曰:“心较比干多一窍,貌若西子胜三分。”据说那里的莲藕有九孔,而一般莲藕达七八孔(小微孔不计)算是“天花板”了。可是,“孔”再多,又有什么用?闻一多的乡亲们做糖藕了吗?

市场上有个卖鲜玉米的,10元12个,我买了满满一大兜,正要走,来了个老人,想买5块钱玉米,卖主说,不分开卖。老人说,一个人吃不了那么多呀。我把她拉到一边,悄悄说:“我分给你一半……”

回家路上,不由得想起了那次去给母亲买大葱,那个人只肯整捆地卖,但我们用不了那么多,正好又来了一个想买

用八孔九孔甚至更多孔的莲藕来做糖藕,其状态未必臻于顶流。试想:孔一多,便意味着莲藕表面积缩水,注定米多藕少。我不禁要问偏好孔多者:你是来吃藕的还是来吃饭的?

笠翁有言:“以芙蓉(莲)之可人,其事不一而足。”然而他老人家恰恰不去经营糖藕,所以最终只好啜“殆所谓不善养生,而草菅其命者哉!”

好吃的糖藕,莲藕和糯米必须上乘,莲藕的粉、嫩、肥、白及糯米的糯、凝、亮、饱,是糖藕的品质保证。当然,那些粉、嫩、肥、白,那些糯、凝、亮、饱,丝毫也不可以成为软不拉沓、萎靡不振的糖藕的借口。吃口Q弹,加上足够的桂花和蜂蜜,似乎是我们对于一片还过得去的糖藕的基本要求。

有时,面对一盘小芥芥、薄荷滴、瘦精精、黄渣渣的糖藕,视觉效果差到好比对一株营养不良的植物或一只没有发育好的动物,令我食欲顿时大减;更有甚者,糖藕里的糯米仿佛潜出来的粥,把原本清晰可数的洞眼涂抹得幽缈朦胧,变成外观像厨房水槽的漏洞被厨余之物堵塞,胃口一点也吊不起来了;倘若不幸嚼出藕片中一丝一丝的粗纤维,那就只好认倒霉。

因为众所周知的缘故,我早已不再觊觎小菜场门口摆的糖藕小摊了。说起真是不可思议——几乎没什么正规店家做出的糖藕能比它们更可口好吃。有一次,我偷偷地把自己的感受跟一个朋友交流,内心倒是真心希望他报以鄙视的目光,以便洗涤我那贪吃的灵魂。哪知他哈哈大笑:啊呀,我一直憋着不敢跟人家坦白自己的低俗,想不到咱俩原来竟然“一个鼻孔出气”咧!

小时候,我居住地的弄堂口,有一个用细铁丝做成的简陋的阅报栏。这个阅报栏,可以旋转正反面看。每天,邮递员会把报纸送到居委会,不一会儿,就有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来,把昨天的报纸换下来,再把今天的报纸放上去。

那时,阅读的东西很少,谁家订了报纸,邻居之间会互相借来看的。虽然我年纪小,但已养成看报的习惯了,不管寒冬腊月,刮风下雨,我都在弄堂口,把阅报栏上的报纸看完。从第一版到第四版,连中缝上的消息都不放过,仔仔细细,认认真真。在我上中学以后,我会用平时省下的零花钱买张公园月票,到隔壁的中山公园读书和锻炼身体,更主要的是在公园后门苗圃的门口,有一个长长的木制阅报栏廊,报纸种类很多,叫人好兴奋啊!有时,我一到公园里,就直奔阅报廊,一睹而后快,站在阅报廊下,如醉如痴,直到天黑看不见。这时,广播喇叭会通知,公园马上要关门了,我才依依不舍地离开阅报廊。记得还有一次,我们春游到人民公园,好家伙,公园门口的阅报廊比中山公园里的规模还大,除了有这些报纸,还有一些我从未看过的报纸和上海市劳动模范的照片,真是让我开了眼界。

多年来,我从报纸上了解到不少国内外大事,也从各个栏目知道了许多作者、名人和他们的文章;我还能背出他们写的有些作品。我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,其中原因之一,就是在小时候,弄堂口阅报栏的经历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参加工作了,经济条件逐渐好了起来,我订报、买报,还开始剪报了,剪一些喜欢的文章、资料和重大信息。

岁月不饶人,一转眼,我从少年学生,到中学毕业,再到冶金学校毕业,到参加工作;从成家立业,到了第三代,直至年过花甲,无论年老年少,报纸都成了我形影不离的好朋友。

回想看报的经历,从弄堂的阅报栏,到公园的阅报廊;从学校大门口的报廊,到工厂,矿区大门口的报廊;从飞机上到酒店的房间里,从国内到国外,不管出差还是旅游考察,只要有时间,我都会去找当地的报纸看,就是没有时间,我也会把报纸随手带着,忙里偷闲,哪怕只有几分钟,我都会认真真真读会儿报纸,如果有的话,还会从头到尾看一遍,很是享受。

几十年来,我不放过阅读各种报纸的栏目,就是戴着老花眼镜了,也会像当年一样,认真读报。我偶尔也会投稿,2015年,我在《新民晚报》发表的纪实文章《紫竹楼见证好作风》,还获得了上海新闻奖。

现在有电视网络、手机微信等,各种传播信息渠道多了,但对我来说,报纸永远是那么美好、迷人。我从小在阅报栏养成了看报习惯,报纸就是我的启蒙老师。

退休后,我每天仍坚持读报。虽然电视、网上新闻和手机微信的消息铺天盖地,但我还是每天坐在书桌前,静静地翻翻当天的报纸,仿佛回到了青春时光。有时空闲下来,也会翻阅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报纸和一些剪报,像心中的挚爱,久别的情人。虽然几十年过去了,报纸的颜色泛黄了,但她仍是我青春记忆中的一段最美好的时光、最美好的时刻、最美好的回忆……



花坛里抓蟋蟀(剪影) 李建国

上世纪90年代后期,我与著名作家叶辛结识并成为朋友。以后的每次相聚,我都称之为“欢乐时光”:既可得到他的新著,又能聆听他那动人的“贵州故事”,感受到他醉情于贵州山水、寄情于贵州民俗风情、钟情于贵州父老乡亲的深情。那种深入骨髓融入血液的爱,令人感动之际肃然起敬。这不,叶老师的微信名亦自豪地称为“贵州叶”。

叶辛于1969年赴贵州省修文县砂锅寨插队,在农村共生活了十多年,在贵州工作了21年。在贵州的20多年里,他出版了28本书,所有这些书全部是在贵州土地上写出来的,写的全是贵州。其中《蹉跎岁月》《孽债》《家教》等家喻户晓,是知青们不灭的回忆。

盛夏七月的一个午后,我与叶老师相约在一间幽静的茶室。在茶香氤氲中我们自然又坠入“欢乐时光”。叶老师动情地对我说:“我已经很习惯用一双砂锅寨老乡的眼光,写好所感觉得到的东西,写值得留下的东西。”

最近几年,叶老师先后出版发表了《五姐妹》《茅台酒秘史》《打开贵州这本书》《云山万里满眼春》《九大寨》等著作。这些著作中流淌着贵州的山水,寄托着叶老师的情愫。《五姐妹》写了从上海到贵州山区插队的五个女知青蹉跎岁月的艰辛、缠绵悱恻的爱情、跌宕起伏的命运、魂牵梦萦的贵州情缘;《茅台酒秘

史》一书则让人惊愕,叶老师不善饮酒,居然对茅台酒的前生今世了如指掌,对茅台酒的制作工序工艺熟谙于心,对茅台酒的特点详述专业精准,对酒香型分类脱口就来(酱香、浓香、醇香等);而《打开贵州这本书》,贵州人、贵州事、贵州情、贵州魂跃然纸上,平实的语言、平静的眼光、平和的心态,全景式地展现贵州;散文集《云山万里满眼春》则是叶老师66岁那年完成了贵州66个县行走时的所见所闻所思后的真情流露,以诗一般的语言赞美着贵州的山水风情,欢呼着贵州各族人民的春天。

我问起传说的在砂锅寨有“叶辛旧居”的事。闻此,叶老师动情地说:“我对贵州情有独钟,贵州的老乡亲对我亦情重如山啊!”叶老师告诉我,2016年夏,他回到当年插队的砂锅寨。40多年前和他一起在乡间耕读小学任教的现已80多岁的石老师,受委托接待并告诉他,老乡们记着他,还替他的养老着想并建议他建房,在他插队时住过的房子挂上了“叶辛旧居”的牌子,这是何等的深情。说罢,依稀可见叶老师的眼中泛着泪光。我不禁想,这大概就是“以心换心”,你倾情对待他们,他们自然真心对待你。

暮色降临,到了与叶老师握别的时间了,我望着叶老师朴实的面庞、坚毅的眼光、专注如一的神情,陡生一种感动:名副其实的“贵州叶”。



妻在天原厂的老同事沛文,发来了不少游梵净山的照片,光影魔幻,弹眼落睛,让我触景生情。两年前的初秋,我登临梵净山,那缥缈不定的云海,那灵动有趣的金丝猴,气度不凡的蘑菇石,清澈似镜的太平河又重现在眼前,沉浸其中,历历在目。

梵净山位于贵州省铜仁市境内,横亘于渝、湘、鄂四省(市)的武陵山脉的最高主峰。在鱼钩登山索道站,当缆车冉冉凌空,能容纳8人的缆车,以极陡的角度跨越峰峦河谷,向万宝岩升去,全长3500米索道,只见天在雾里,地在云下,天梯一线,不见首尾。

我坐在轻轻晃悠的吊厢里,放眼鸟瞰,神奇的大自然,富集了令人陶醉的自然风光,造就了原始古朴的生态王国。巧哉,缆车里有位导游正绘声绘色:梵净山拥有大量古老子遗,珍稀濒危和特有种,有4395种植物和2767种动

## 旅游

市场上有个卖鲜玉米的,10元12个,我买了满满一大兜,正要走,来了个老人,想买5块钱玉米,卖主说,不分开卖。老人说,一个人吃不了那么多呀。我把她拉到一边,悄悄说:“我分给你一半……”

回家路上,不由得想起了那次去给母亲买大葱,那个人只肯整捆地卖,但我们用不了那么多,正好又来了一个想买

的,我便和他商量合伙买一捆再分开,那卖主一听,不乐意了,明确表态:那样不卖。我几乎用求他的语气说,我们自己分,不麻烦您。他还是不答应。

能卖出一捆是一捆,这本是双赢的事,他为什么就不肯退一步呢?盖因只想着自己,困住了思维,路自然也就越走越窄了。

## 七夕会

“轿”者劝坐,我心不为动,笑言婉拒,但走走歇歇,毕竟上了年纪,体力差矣。我感受攀登之乐趣,欣赏风光之无限。

更令人称奇的是金顶四周,常有红云瑞气萦绕,故名唤“红云金顶”,谐音“鸿运金顶”。金顶突兀在孤峰陡绝,高94米,直径却只有30余米,一道裂缝,山似斧劈之雄奇,气势峻峭之雄伟。相传,释迦牟尼佛与弥勒佛来这说经讲法,见此佳境,拍案叫绝,燃灯古佛心有灵犀,尽善尽美,宝刀劈峰,哇,上半部一分为二,双喜临门,取名“金刀侠”,释迦殿居左峰,弥勒殿居右峰,中间“飞临的天桥”凌空架起。

钟声响,磬声鸣。千年屹立的寺庙,云烟掩映,时隐时现在翠峰和仙雾之中,孕育着一种魂牵梦绕的魅力,平添着一种宁静致远的气息。

## 阅报栏

邱根发